

第六章 一窩蜂的利弊得失與迂迴抵抗策略

第一節、「一窩蜂」的利弊得失

一、記者成爲第三級界定者

過去論者多視新聞媒體爲獨立自主的社會機構，擔負監督社會與傳遞文化的角色，但此種監督工作在記者一窩蜂的盲從跟進後，是否能獨立自主，早已受到質疑。換言之，記者不僅需要仰賴社會機構的消息來源提供訊息，在資訊不明確的重大新聞報導發生時，更仰賴同業的通報，這種現象，使得記者與社會關係成爲錯綜複雜的局面，從眾的新聞記者不僅是「次級界定者」（Hall等人, 1978），甚已淪落到「三級界定者」（消息來源->線上同業->記者），將同業的口水，再製成新聞內容。

（Q：最常問誰訊息啊？）就同一條線上的（記者）啊，剛剛那些平面都是同一條線啊，就常跟他們問啊，因為我們不可能有那麼多時間那個啦，不過他們隔天也要發，所以比較常問的是 detail 的東西，消息來源、受訪者的地址啊（受訪者 C12）！

比如說我以前（老三台時代）跑交通時，我認識很多管飛機的、航空管制員，出事的時候，他們會通知我，人脈很重要，人家為什麼要打電話給你，都是我們年輕時，跟人家唱 KTV、晚上拼酒拼來的，否則人家為什麼要鳥你，把我的手機給他們，「飛機掉下來，要第一個通知我」（受訪者 M3）。

老三台時代獲取新聞線索的方式，是藉由與路線上的消息來源、官員、警察交際應酬，建立關係而來；但現今過度競爭的新聞場域裡，記者將交際應酬（打牌、喝酒），套關係的對象轉換爲報社記者或線上同業，當然，報社記者也視電視記者爲競爭對手，因爲電視新聞非常即時，若報社記者太早將訊息釋放給電視記者，就無法成爲最早的議題設定者。報社記者有發稿、出刊時間點的劣勢（非即時），卻擁有更多時間與空間，與路線上的消息來源建立深層關係，取得更進一步的消息；相對的，電視記者雖有即時播放的優勢，卻也使記者缺乏時間與空間，擴展人脈，因此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與平面記者合作。

二、拼湊新聞，內容支離破碎

再者，「一窩蜂現象」引發的結果，最顯而易見的就是新聞內容的「一致性」與「稀缺性」，因爲記者用同樣的眼光、同樣的角度，去審視世界，產製出來的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世界觀，或可稱「新聞框架」，框架可稱取材的範圍，也可顯示與其他社會的意義連結，是一種觀察事物的世界觀（Gamson, 1992），然而，記者一窩蜂的結果下，產製出來的是支離破碎、無法綜觀全局、甚至資訊錯誤的

新聞內容。

(Q: 那比較重要的消息是怎麼知道的?) 東串一句, 西串一句啊, 就是你這邊聽一點, 那邊聽一點啊, 拼湊啊, 最簡單的就是抄報紙, 報紙有寫你就怎麼弄 (受訪者 C12)。

李林容與陳翔 (2002年5月) 研究中國大陸報業惡性趨同對報業發展的影響發現, 新聞來源的單一, 致使同質訊息氾濫傳播, 有效重要的訊息就會相對減少, 造成資源的浪費, 而讀者所能自主選擇新聞接收的權利也無形被剝奪, 但在訊息爆炸的現今, 讀者應求豐富訊息的獲得, 然各家報紙的惡性趨同, 讀者讀報慾望減低, 自然受眾需求度將下滑, 反過來助長所有報業全專注在同一目標閱聽眾的開發, 稀釋掉特定閱聽眾, 忽略其他族群消費者, 惡性衝突繼續上升; 體現在新聞採訪上, 包括惡性炒作新聞, 簡化甚至忽略新聞事件來龍去脈, 刻意追求、凸顯單一賣點, 甚至杜撰新聞, 使得新聞場域漸趨瑣碎空泛。

三、打擊特權、達到監督功效

不過, 冗長無內容的新聞在不斷的連線報導播放下, 也會引起輿論效應, 獲得足夠注意力 (Ross, 1998); 趙婧 (2005) 研究發現, 模仿趨同的現象, 將會擴大優勢產品的迅速傳播, 增強傳播效果, 形成輿論, 達到議題設定的效用, 有助於引起閱聽眾廣泛關注; 進而對政府相關單位施予壓力, 加速重大議題的處理, 達到媒體監督的功效 (何榮幸, 2006: 58)。此外, 遇到危險或者牽扯到利益勾結的議題, 藉由群體記者力量一起對抗, 不僅能自保更能打擊犯罪。

我們以前三台大家也是會合作, 比如說部長真的很爛, 我們三台就聯合把他打下來, 我們總是有共同目標, 有時候必須要一起跑新聞, 當我碰到砂石業者, 他很兇, 他撞死人, 我一家電視台我怕我會被殺了、被報復, 我就找中視、華視一起來做阿; 當我看到刁蠻的業者, 想關說用廣告來抽掉我新聞時, 我就把這訊息告訴中視、華視, 三台一起來, 抵制這家業者, 一窩蜂沒有什麼不好, 只要你能結合團體力量, 打擊特權 (受訪者 M3)。

四、賦予記者抗拒組織之資源

「一窩蜂」爭相報導的媒體遊戲規則, 其實不僅是整個媒體本質造成的, 更是從個人的心理狀態、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規章, 以及來到這場域內, 與其他行動者 (同業) 互相拉扯磨合後共同建構而成的。或許從另一觀點來看, 「一窩蜂」也是記者間對於現今媒體結構的一種反動模式 (在一窩蜂間找到與同業合作對抗組織不合理要求的的利基點)? 也就是說對於新聞組織而言, 記者的一窩蜂現象, 可能導致的是路線記者與同業或消息來源, 產生「內團體感», 但也賦予力量, 運用在對抗本身組織內主管調度、取決新聞, 或者封殺新聞上。

我們家不要（這則新聞）反而我樂了個清閒阿！某台晚到，我就把帶子給他們阿，順水人情阿！我拍到的很多東西都不要，你不要的話我乾脆給別人，我不要說我給人家，我就說別人比我早到阿！把自己的理想，放在別人身上，也算是交個朋友啦！哪一天你漏了什麼，你跟他（友台）copy 一下，應付一下自己的長官（受訪者 W9）。

第二節、迂迴抵抗之策略-累積抵抗資源

Bourdieu與Giddens的論述，揭示新聞場域的運作過程以及行動者行動之程序，從中我們發現，儘管新聞場域是一封閉鏡射系統，但行動者本身仍為主體，系統要呈現何種面貌，遊戲規則要如何訂定，都仍然要回歸到行動主體，亦即記者身上。因此「記者」並非一顆毫無意識能力的棋子，隨他人操控，在行動前後仍然透過「意識」、「反思」等方式，獲得「本體論的安全感」，除此之外，更可利用「資源」（象徵資本）抵抗新聞場域的控制。

那麼，到底記者要反叛、抵抗什麼呢？近年來的研究都從對抗媒體組織上司、消息來源的控制著手，例如陳順孝（2003）研究記者在面對老闆監控時，如何「記實避禍」，發展了五種反抗策略，包括正面抗爭（集體行動、奮戰不懈）、折衷妥協、夾縫求生（陽奉陰違）、遠交近攻與跳槽換線（迂迴轉戰）。

「正面抗爭」意指記者們發揮集體力量，組成工會，參與報社新聞與人事決策，進而建立新聞自主制度，抑或是個人不斷爭取新聞見報空間；「折衷妥協」則是在新聞專業與上司意志間，尋求平衡點，在不得罪報老闆的前提下，揭露事實；「夾縫求生」代表記者可以利用不同主管之間的政策縫隙，探詢可供發揮的空間；「遠交近攻」意指若記者自認已無機會在自家媒體上刊登新聞時，就將線索暴露給不具競爭關係的同業報導；「跳槽換線」的前提則需要記者本身擁有資本，亦即Breed所言「明星記者有權出軌」（陳順孝，2003）。

另外，張文強（2002）研究記者如何面對組織內部權力運作時，也提出了迂迴爭取新聞自主的實踐空間與細膩策略，前者包括模糊規則的彈性、老闆處於監看距離之外，後者則為以知識為反抗基礎、知識與平民的反抗策略。

新聞媒體缺乏標準的工作程序，雖讓主管擁有權力施展空間，但同樣的，也為新聞工作者保留空間，發展抗爭策略，藉由迂迴的方式爭取自主；除此之外，新聞工作時間、空間與流程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，上司無法時時刻刻如傳統管理策略的方式，緊盯員工，讓記者可技巧性的迴避監看管制。再者，新聞工作者擁有不可替代性的知識資本，不只可保障個人在組織的地位，也可運用創意，如接到有問題之新聞指示，已拖延時間發稿來對抗上司的進一步要求，等陰柔的反抗方式，對抗組織的精巧控制（張文強，2002）。

不過上述研究似乎不能為記者如何反抗（或許說是「逃離」）「一窩蜂現象」的桎梏得到解套，造成一窩蜂的源由，的確是來自於組織常規、消息來源、新聞室上司，先前研究的解套，也針對這幾項提出直接或迂迴的抵抗方式，但有項更重要的源由-同業的互動，鮮少人提及，甚或將此直接作為對抗組織內部的方式（如遠交近攻）；換言之，先見所云之策略，甚有可能淪落為一窩蜂現象的窠臼。

因此，在此提及的「反抗」，不如說是「逃離」窠臼或不泯滅良心的「存活」在新聞戰場上，若想保命又可隨遇而安的處在新聞場域中，或許「累積抵抗資源」，是夾在順服與抗拒之間的灰色地帶，並為艱困的工作環境帶來緩衝及潤滑。陳曉宜（2005）為此歸納出三項抵抗的資源，包括專業知識資源、職業知識資源與良好關係資源。

一、專業知識資源

過去研究（鍾蔚文、臧國仁、陳百齡，1996）指出，記者應擁有的專業知識包括「陳述性知識」、「程序性知識」與「情境知識」，「陳述性知識」指各個領域的核心事實和概念，意即記者對消息來源的背景、職務等資訊有所瞭解（如社會記者必須瞭解警政署、司法單位的人事物等基本常識），「程序性知識」指執行知識的能力（懂得違法案件運作方式、資料蒐集技巧等臨機應變的知識），「情境知識」包括對情境認知與瞭解（如社會記者必須瞭解目前警政署的生態）。

專業知識資源體現在三個層面：採訪、報導、路線層面；首先是「採訪知識」層面，若要對抗「一窩蜂的桎梏」，記者在進入採訪現場前，就必須培養，對該事件的性質立即判斷與分類，並在心中勾勒下一步的採訪動作，應問什麼，採訪什麼，對採訪現場所涉及的人事物，具備一定的「陳述性知識」，這不僅是文字記者應該具備，攝影記者也需瞭解，才不會「看到黑影就開槍」，浪費很多子彈（體力）。

（Q：當攝影記者也要記住重要人士的臉孔嗎？）其實你也可以不記，你也可以當個白癡，反正有什麼拍什麼，但是新聞這種東西，看你要把自己當成什麼做，跑司法要有一點基礎啦，法律規定是死的，但是你總該要知道，比如說，待會出來，³² 當事人（趙建銘等人）都不會講，因為今天是準備程序，所以當事人你也不用拍，...如果你不懂，就會像現在一群記者蹲在外面，凍的要命，看到有記者跟著拍，就跟著拍，等到真正重要人物下來要拍時，就沒力了，所以要保留體力..（受訪者 W6）。

此外，遇到重大社會事件發生時，更是考驗記者立即思維與專業知識，若缺乏「程序性知識」，就會發生所有記者拿著麥克風衝上去，團團圍住受訪者，卻沒有一個記者開口問話的窘境，又或者所有記者都等著資深記者問話，取得受訪

³² 此訪問是在高等法院大廳，趙建銘正在進行二審準備程序庭所做的訪談。

者聲音（Sound Bite）；因此，對於「速度」的追求，應運用在「訪問技巧」的先馳得點，此也代表記者心中已有定見，而非盲目從眾，或者爲了取得畫面說些最無意義的「客套廢話」（臧國仁、鍾蔚文，1994），例如創傷報導，詢問家屬：「妳現在感覺如何？」等。

我的車上、我的家裡、我的辦公室，都會有一本六法全書，不懂就要翻，再不懂就要問人家啊（受訪者 W6）。

他（記者）就 follow，打電話，我就跟他們說：「你們經常讓我聽不到你們的聲音，我每次打開電視台都聽到別台記者的聲音，你們都不問，你們是死了嗎？」（受訪者 M1）

就是說，妳在現場會不會發問，有沒有問到恰到好處，我不要妳回來在改稿子，有時候妳現場問不到，回來再補或者訪問別人做點平衡，但只是如果能在第一時間跟當事人問清楚，妳為何不這麼做，讓妳的新聞更有查證、更接近真實（受訪者 M1）。

當受訪對象是我可以控制的，不是院長或總統問一下就跑了，我就會說對不起我不想一堆麥克風，你們先問，問完了哦，沒有問題了哦，部長換我，我要問我的，但是當我開口要問時，那群人又靠上來了，為什麼，因為怕漏，怕我問到他們沒有錄到的東西（Q：哪怎辦？），我以前會發脾氣，我以前在那條線還蠻凶悍的，你們剛剛不是問完了嗎？為啥還要過來呢？不是讓你們都先問完了嗎？換我問了吧，我想問我要的，可不可以（受訪者 M3）？！

記者無法突破一窩蜂追逐新聞的限制，有一部份來自於記者對漏新聞的恐懼，因此不敢離開同線記者聚集地點，不敢不將麥克風湊上去，這也使得現今媒體多如牛毛，新聞內容卻單調重複，若要突破這樣的限制，必須克服漏新聞的恐懼，如何克服，就是具備充足的「程序性知識」，體現在另外一個層面，如跑檢調線的記者，要相當熟悉司法案件開庭運作程序，就能大致掌握開庭結束時間，而不需時時精神緊繃，看到其他記者一點風聲，就盲目追隨。

（Q：那會擔心漏畫面嗎？）漏什麼畫面，你說他們上去（開庭）的時候喔，所以你要對這些程序很瞭解，你什麼畫面都不會漏，他們開完庭，記者會先下來，總會有一個先下來，現在在開庭我會漏什麼畫面，不會啊，看！現在有便當送進來了，你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嗎？他們要開（庭）到晚上，加班，你就知道現在你可以休息了，法院只要超過五點還在工作，就要給飯吃，你就知道他們不會這麼快就結束了，如果會這麼快結束，法官一定會說不用叫（飯）（受訪者 W6）。

從採訪現場回來後，第二步的工作爲整理素材，做成報導。在時間壓力下，一般記者，只能就採訪現場得到的資料，甚僅取信二手消息（同業）或轉述他人

談話等取巧作法，依樣畫葫蘆，落入「一致性」的窠臼，記者應當具有更多探險精神，充滿好奇心，尋求更多檔案資料（政府文件、國會聽證記錄等），來佐證消息來源的訊息，不僅作為一個「新聞報導者」（catch），更是「新聞獲得者」（research），迫使記者去思考、判斷，撰寫出「全面情境」（total context）的報導（Merrill, 1996 / 周金福譯，2003）。

記者是一夜博士，現在網路這麼發達，明天要跑什麼，我今天晚上就上網查資料，然後明天到現場你就感覺是個行家，其實是前天晚上開夜車出來的結果，那現在記者是連一夜博士都不幹，不做這種 research，不會先去 study... 記者有兩種，一種叫 catch，一種叫 research，大部分記者，包括長官都是 catch，不會去 research，所以好記者是一個 research 的記者，今天你跑影劇記者，每天上班桌上就有十幾個傳真，今天有幾個明星的簽唱會，隨便挑兩個去，新聞就跑完了啊，他們只要 catch 就好，永遠只會 catch，你今天說跟他說，「ㄟ，王又曾又被抓回來了」，然後呢，他就不知道怎麼辦，接下來要怎麼去發揮，他不會動腦筋啊，他每天就習慣看傳真跑新聞，看報紙跑新聞，他永遠不會 research（受訪者 W6）。

我常跟記者講說，你不是工讀生、小學生，今天如果我們只是去有聞必錄，不去過濾、不去查證，不去做整理的話... 那是記者第一線就要做的事情，我最恨記者常跟我回一句話就是說，這是網友講的，連網友講的都會出來！那他講的對或不對，他也會騙你啊，你有沒有查證，也不會去質疑，往往是人家說什麼你就信什麼，那回來在全部照抄上去（受訪者 M1）。

「情境知識」則體現在記者的路線知識上，指的是與採訪路線有關的事件之背景，以及如何藉由觀察全景、蒐集報導資料、組織素材的知識，亦即記者長久累積的路線人脈、豐富知識以及舉一反三的切入觀點、因時地宜的採訪策略，這些知識的累積，不僅幫助記者逃脫「一窩蜂」的命運，更重要的是形成「專業壟斷」，擺脫消息來源、權威人士的操弄與組織上司的監控（陳曉宜，2005）。

我認為最優的記者是他每天來，線路上所有事情他都可以掌握，他會告訴你今天下午兩點有啥事，四點什麼事情，但是我覺得哪不重要，我想去做什麼事情，像我今天下午派一組記者去這一件事，他說可能發不太出來，但是他還是會去提早看，但一看覺得無聊時，會到另外去，他可以掌握自己路線上的東西不會漏，同時有自己的想法（受訪者 M2）。

今天一樣要跟（報），你為什麼要去跟那麼多人跟的，我每個禮拜去學校，我就翻翻大學報，看有沒有什麼可以跟的，有時候可以看到有些不錯的，我去跟一個很小的媒體，這大家都沒看過，看起來好像我們獨家一樣（受訪者 M1）。

跟報也有跟報的技巧，從各方的報章雜誌，而非主流媒體，尋找線索，並改進、開發新議題，這也是所謂的創造性模仿，不同於一般的照抄，而是一種具有拓展性與發展性的模仿性創新。

二、職業知識資源

職業知識資源之取得來自於合法地位(職銜高低、媒體規模)與個人特質(熱情、認真、犧牲)，前者可遇不可求，除非跳槽換線、或升遷得官，否則非一般記者可擁有之資源；後者卻是可靠記者本身之努力與運用，抵抗一窩蜂的現象。

我覺得榮譽感很重要，不管是記者或主管，當你被人家一直罵一直罵時，你心裡也會過不去，大家都要臉，你不要去做那些假新聞，去做那些很好笑的獨家新聞，做愚蠢新聞，收視率不見得會低(受訪者 M1)。

好記者要夠笨，笨的願意去唸書，記者通常會認為自己很聰明，因為當年能當上記者的人，背景都很好，都是名校畢業，來這裡他當然會覺得自己很厲害就會拉不下臉來，虛心學習，我自己在這一行做這麼久了，都還有很多盲點跟不足的地方要去問人家，你一個剛進來的，不管以前在學校是多麼耀武揚威，進來後就要虛心學習，虛心請教(受訪者 W6)。

肯犧牲，看你肯不肯拉下臉來，跟最小的人虛心求教，並且尊重他們，像這些法警都是位階最低的，大部分的記者是不屑跟這些人聊天講話，他們都要找最大的長官講話、攀關係，但是今天上面有什麼消息，法警他們要值勤，都會是第一個知道上面開庭開到什麼時候；像現在這樣在這邊等，就會過去跟他們哈拉幾句；把他們當朋友，也尊重他們，這樣有事要請他們幫忙，他們都會幫的，因為很少會有記者注意到他們，你今天去跟他講話，他覺得受到注意，他們會跟你說很多(受訪者 W6)。

記者要一點就通，要有熱情、熱情聽起來很籠統，上星期有軍機掉下來了，我們兩邊，華視記者全部跳起來，調新竹，全部去連線，公視記者泡茶，他覺得跟他無關，這叫熱情(受訪者 M3)。

熱情、奉獻的精神、不斷挺進學習、探索行動，膽識、勇氣、耐逆的多元柔和，這是真正的新聞記者需具備的特徵，也是會受到消息來源與同業尊敬的專業特質，運用這些特質，將「全我」融入其中，經營所累積的聲譽，就可以在新聞圈裡豎立個人品牌、秀異符號，藉此，不僅成為記者圈的意見領袖，消息來源若有獨家消息，也會透露給「有品牌」的記者，漸漸成為記者不可取代的「王牌」(吳佩玲，2005)，秀出王牌，引起其他記者的追隨，運用膽識，擺脫從眾的困境，找回身為記者的驕傲。

三、良好關係資源

「套關係、作人情」是造成一窩蜂的源由之一，但卻也可以成爲用來抵抗「一窩蜂」的利器，所謂以子之矛、攻子之盾，就看記者如何巧妙運用。與同業的良好關係之建立，不僅讓記者免於遭獨漏的風險，更在漏新聞之餘，可以藉由借帶、調片，應付上司的要求，偶爾爲之，是折衝的好方法，但若僅是記者自身的怠惰，總是沈淪於調片文化的遊戲中，也會玩掉新聞專業義理（黃義書，2000年5月）。

現在有人就想說，有得 copy 就不用去了，就去睡覺、去打牌，就不拍了，就不來了，就是有，這就不對了，你當記者就看你手掌要向上，還是向下，像慈濟手掌一定向下，給人嘛！施比授更有福。你要同業幫助也要對方有消息可以告訴你啊，就看你要扮演什麼角色，平常一般新聞你可以這個的啊（掌心向上），但重要大新聞時，你可以這個的啊（掌心向下），你是給人還是拿人家的（受訪者 W6）。

建立「良好關係資源」，可讓記者在新聞場域內，維持競爭優勢的重要資源，如與消息來源「保持」重要關係，便於取得資源；與同業「維持」關係，免於漏新聞，甚至可集結集體力量，迂迴對抗媒體組織不合理的要求；與上司「攀」關係，非指狗腿服侍之關係，而是藉此讓消息來源對你尊重三分。

「關係」的維持很重要，但記者應時時警醒自己，「關係」是折衝「一窩蜂」的劑藥，但須小心服用，若服用過多，可是會藥物中毒。換句話說，「關係」應運用在對的地方，審時度勢、因勢制宜，如「與同業詢問線索」，是讓自己克服時間壓力的第一步，卻不是全部，應發揮調查記者的精神，早一天準備，聯絡消息來源，繼續追蹤、調查；「調片」，是爲預防當從事別的線索蒐集工作，而自顧不暇時，能夠避免漏線。

其實我跟你講早上兩條、下午兩條一點都不過份，我以前在台視早上可以跑三條、下午可以跑兩條，不過份，我覺得那是合理的，只要你功課作的夠，我不覺得早上作兩條很困難啊，你一定要九點來上班嗎？我以前作記者時，我一定想前天晚上我要做啥，我都約好了，除非你報紙出來有很大的我是不知道的，否則我管你報紙登什麼（受訪者 M3）。

現今台灣媒體已如一群街頭混混，整日尋找攻擊目標，只要一發現標的物，便不分青紅皂白的一擁而上、痛毆一頓。記者應回到本身，累積抵抗資源，尋找突圍空間，「記者的反叛」，正是把改造媒體亂象的主動權，交回給記者手上，當然，並不代表可忽略資本主義的支配因素，但記者手上的自主權、內心專業義理的稟持，是改善「一窩蜂亂象」的最重要的一大步（林照真，2006）。